



海南银行
BANK OF HAINAN

● 伴你行 A05

值班主任：邹永晖 主编：傅人意 美编：王凤龙

海南日报



懋功红军会师纪念碑。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



长征地今昔

四川小金县：
昔日粮食送红军
今朝特产助脱贫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

“人少时一天就卖三四百块，多时卖上千块。”在夹金山4114米的高度，竖立着红军过山纪念石碑的地方，山脚下小金县夹金村的村民刘光友搭了个棚子，卖松茸、牦牛肉等本地特产。他告诉记者，这些特产受到游客欢迎，售价也很可观。

夹金村村支书曾发贵介绍，81年前村民竭力把蔬菜等粮食送给红军。但当年把粮食送给红军，村民是勒紧了裤腰带；如今，本地的特产，已经成为他们脱贫致富的资源。这个村靠种玫瑰、土豆、牦牛肉、松茸等，于今年进入脱贫行列。

从夹金村出来，我们进入小金县城住宿。巧的是，在我们所住酒店前面，就是当年红军在其办公过的天主教堂。当年，著名的懋功会议就在这里举行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就住在其房里。

如今，除了通过历史展览讲述当年长征故事外，教堂还举办“小金县六十周年经济社会成就展”，讲述小金人民脱贫致富的新长征。与夹金村一样，长期以来，小金县是个“穷地方”，2012年被中央确定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经过近几年的奋斗，这里的发展面貌大大改观。

民国期间，小金县大片良田被用于种植鸦片。而如今从夹金村进入县城，我们看到沿途尽是果树。发展苹果、花卉、牦牛等生态农牧业，是这个县域的经济重点。

过去5年，小金县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20.4%，于2015年达到8610元。“现在的日子，比以前好多了！”曾发贵感慨。

（本报四川小金10月11日电）

81年前，达维河谷木桥边，长征途中两支红军队伍意外相逢 懋功会师：双流汇聚听惊涛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翻越云雾笼罩、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后的第一个城镇，便是四川省小金县（当时称懋功县）达维乡，在寻访红军的长征史上，懋功会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关键节点。

1935年6月，从瑞金一路走来的中央红军在历经千难万险，长途行军八个多月后，在夹金山北麓的沃日河谷，意外地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支举着镰刀斧头旗的队伍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。

这场会师，让两支红军队伍得到了极大的休整和补充。然而此后，等待红军的还有更严酷的考验——由于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，不少从瑞金走出的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走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长征路，这其中就包括从中央红军调往红四方面军的海南籍将领庄田。

遇见举着相同旗帜的队伍

夹金山的雨说下就下，采访车刚从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一路驶下，历经数次峰回路转，历经了半山腰的阳光明媚，待到几公里外的达维乡时，天空霎时间却乌云密布，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。

路边，一位老乡望一望缠绕在远处山尖的乌云告诉我们，此时夹金山顶已是白雪纷飞了。

这段曲折的盘山公路，采访车走了半个多小时，但当年红军顺着山沟上的积雪滚落下来行军至此，却用了一天多时间。大雨中，远处藏式的白色石头碉房群集的达维乡，远远看去已经模糊一片。

公路旁的峡谷里，带着淡黄色的达维河在两山之间流过，河的对岸矗立着一座白色的纪念碑：“达维红军会师纪念碑”。

刻在纪念碑上的文字记载：1935年6月12日，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二师四团，克服重重困难翻越夹金山，来到与达维古镇遥相对应的半山坡上，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方面军小股部队意外相逢，并在这座桥上胜利会师。

顺着纪念碑下的河谷看去，一条水泥修成的小道顺着河谷一直蜿蜒至沃日河边，30米开外的河面上，矗立着一座褐色的木桥，碑文显示这里就是著名的“会师桥”。走上木桥，另一端通向河谷山谷，长长的阶梯通往河谷的另一条公路边。

小金县政协原副主席、红军长征研究专家杨天乐告诉我们，81年来，这座桥上的木板朽了又换，换了又腐，但当年的桥基一直未变，当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先遣小部队就是在一座桥上，翻越夹金山后的胜利。

红军总政治部在会师广场旁的天主教堂组织了团以上干部联欢会，吸引了许多县城群众参与庆贺，将天主教堂外围得水泄不通，场面十分热烈壮观，后来这场欢庆在当地称为“同乐会”。

正值中午学校放学时间，我们在会师广场采访完毕刚上车，就看见成群身穿校服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顺着马路人行道，向着这块纪念广场跑来。在广场上，孩子们追逐打闹，笑

小城里两支队伍共庆会师

接下来，顺着沃日河一路北上，便是坐落在连绵群山包围之中的小金县城。

县城四周都是高山，小金县城宛如坐落在井底，县城里的建筑沿坡而建，就连县城的马路都是曲折盘山而上，县城里一块平整的土地更是寸土寸金。

县城内最大的一块平整土地，便是位于县城中心的“小金红军会师广场”，近一千平方米的广场上，中间矗立的纪念碑上题写着“懋功红军会师纪念地”字样，距离纪念碑北侧不远处山体上，一面由山体雕刻而成的鲜红的党旗雕塑格外醒目。

杨天乐介绍，1935年6月16日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，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。

当晚，红军总政治部在会师广场旁的天主教堂组织了团以上干部联欢会，吸引了许多县城群众参与庆贺，将天主教堂外围得水泄不通，场面十分热烈壮观，后来这场欢庆在当年称为“同乐会”。

正当中午学校放学时间，我们在会师广场采访完毕刚上车，就看见成群身穿校服系着红领巾的孩子顺着马路人行道，向着这块纪念广场跑来。在广场上，孩子们追逐打闹，笑

声不断，宛如当年红军在懋功举办“同乐会”时的欢呼雀跃。

庄田三次反复往返草地

懋功会师，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0万人，却让原本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海南籍将领庄田，有了更为曲折的长征路。

懋功会师后，6月26日中央召开“两河口会议”，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、中革军委副主席负责指挥，将一方面军编为左路军，四方面军分编中路军和右路军，一同北上。

原属中央红军建制的红九军团奉命改为第三十二军，在红九军团任团长的庄田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。

而此时的庄田，正与刚刚加入的新部队、红四方面军一起被编入右路军。

随后的长征路里，与中央意见不合的张国焘，却带领着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率部南下川康，试图另立中央。

庄田跟随红四方面军即将过完一片草地时，又不得不再次穿越草地南下，待到南下失败后，又北上过了三次草地，茫茫大草地如此反复往返居然有3次之多。

显然，和其他海南籍将领相比，庄田走了一条更为艰苦的长征路。

（本报四川小金10月11日电）

琼崖红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受挫后，红军和群众被捕入狱，但他们身陷囹圄仍矢志革命

琼东监狱党旗飘

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

■ 本报记者 陈蔚林
实习生 陈卓斌

琼崖红军第二次反“围剿”受挫后，不少红军和革命群众被捕入狱，其中一部分被关押在海口和府城监狱，一部分被押回本县监狱。由于以政治犯身份入狱，包括10余名中共党员在内，当时琼东监狱囚禁的100多人都受到严重的剥削和压榨，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。

直至1935年上半年，通过联系中共琼东县委，陈焕香等人才受到

县委指导于狱中秘密成立中共党支部，由陈焕香任党支部书记。党支部成立后为领导铁窗内的党员团结一致，为带动革命群众同琼东监狱的敌人开展各种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这种贡献首先体现在生活上。当时政治犯伙食标准为每天人均28个铜板，但大部分都被狱方克扣，导致伙食又少又难吃，使得犯人们食不果腹。陈焕香等党支部成员发动群众签署联名书，向琼崖绥靖公署进行举报，要回了伙食费。随后他们在狱中搭建了简易厨房，请人做饭，这才改善了狱中伙食，也赢得了民心。

党支部还组织和发动狱友惩处入狱的乡绅恶霸，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。尤其是来自福田镇的霸道敌保长何铭燕，曾多次抓捕共产党员，入狱后仍趾高气扬、不知悔改，使人恨得牙痒痒。一天晚上，大家假借打群架之机，将其套上麻袋迎头痛殴，打得何铭燕再也没了脾气。但此举也严重激怒了狱方，他们派来伪县兵对组织者进行残忍暴打，致使中共党员郭儒伦双手残废，谢志德和陈元育、陈焕香被殴打至重伤。

后来，监狱党支部成员吸取经验教训，放弃武斗转向宣传革命和说理斗争，组织大家向狱方不断提出合理要求，包括要求狱方开设藤竹器手工作坊、建设排球场以保障犯人身体健康，要求狱方给犯人订报，通过报刊帮助狱友们从反面了解政治和革命形势等。

当中央主力红军因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受挫踏上长征路时，琼崖革命也在危难中不断跨越坎坷，以多种形式争取革命的最大胜利。琼东监狱党支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在狱中成立5年以来，一心团结发展革命群众，组织革命斗争，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在那个险象环生的特殊情境下显得尤为珍贵。

（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）

要求，包括要求狱方开设藤竹器手工作坊、建设排球场以保障犯人身体健康，要求狱方给犯人订报，通过报刊帮助狱友们从反面了解政治和革命形势等。

当中央主力红军因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受挫踏上长征路时，琼崖革命也在危难中不断跨越坎坷，以多种形式争取革命的最大胜利。琼东监狱党支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，在狱中成立5年以来，一心团结发展革命群众，组织革命斗争，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在那个险象环生的特殊情境下显得尤为珍贵。

（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）

VR 长征
全景视角
看小金县懋功红军会师广场
摄影：陈元才
编辑：王诗童 卢军
配文：李磊

码上读
扫二维码
看懋功红军会师旧址
视频摄影：李庆芳
视频剪辑：李伟竟